

# 廣東歷代詩僧簡介(一)

慧光居士

## 緒言

僧人出家，俗姓已廢，何有籍貫。本文所謂廣東，並非指籍貫而言。凡龍象大德，宏法來粵，有所諷詠，是以導揚風雅，寄興禪悅者，溯本尋源，爲之簡介，庶幾聖教昌明，詩風丕振，亦筆者區區之用心耳。昔吾粵溫謙山先生輯粵東詩海，廣搜方外詩，載之篇簡，其言曰「方外之人，雖栖心禪寂，亦往往留情聲韻，以寫其山水之樂，自五仙布穗，六祖開壇，士民熙熙樂育，雅歌不絕，閭巷時聞矣。」溫氏之選，刊於清代嘉慶年間，若士人著錄，表彰詩僧者則屈翁山之廣東新語，實開其端。乾隆之際，則有廣東詩粹，道光有嶺海詩鈔，嶺表詩傳，同治有柳堂師友錄，光緒有梅水匯靈集，民國有嶺南詩存，嶺南小雅，諸書無不有詩僧之作品。至於外省士人網羅一代詩篇，摘錄廣東詩僧者，更有朱彝尊之明詩綜，鄧孝威之天下名家詩觀，徐世昌之晚晴移詩匯。洋洋大觀，足以與士大夫頡頏壇坫者矣。若海雲禪藻集，法性寺唱和集，則尤表彰禪林風雅，爲世人矜式焉。

天然和尚有言：「道人無詩，偈即是詩。吾國詩史之載僧詩，由來遠矣。見於全首詩者則有鳩摩羅什之十喻詩：

一喻以喻空。空必待此喻。借言以會意。意盡無會處。既得出長羅。住此無所住。若能映斯照。萬象無來去。

他如支遁、惠遠、佳作尤多。大抵僧人誦經，經中偈語，均屬韻文，朗誦熟誦，心聲所發，便成爲詩，所以是詩是偈，亦莫能辨，同源異流，讀者自能領會。如金剛讚：

斷疑生信。絕相超宗，頓忘人法解真空。般若味重重。四句融通。福德歎無窮。

如斯好句，在古體詩中，亦不可多得。

唐代佛教宣揚教義，喜用韻文是爲「變文」，今所傳者有「維摩經變文」，「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」多種，凡講唱變文者，必先引經文，然後加以演說頌讚，其文字組織有五言者如「八相變文」：

拔劍平四海。橫戈敵萬夫。一朝床枕上。起臥要人扶。有六言者如「八相變文」：

當日金團太子。攢身來下人間。福報合生何處。遍看十六大國有七言者，如「維摩經變文」：

佛言童子汝須聽。勿爲維摩病苦繁。四體有同臨岸樹。雙眸無異井中星。

有長短句者，如「降魔變文」：

長者既蒙聖加護。一切迷信頓開悟。舍利弗相。隨建道場。擬請如來開四句。

古之士大夫，喜與僧人爲方外交。僧人本身既有偈語變文之陶鑄，更得騷人墨客增益其風趣，所以歷代詩僧，如其衆。考諸冊籍，丁福保所編全上古三代兩漢六朝詩中，陶淵明與惠遠，謝靈運與瞿溪山僧，鮑照與休上人，蕭子雲與海法師，劉孝先與草堂詩僧，江總與慧布，庾信與吳法師。及至唐代，則王維過香積寺：

不知香積寺。數里入雲峰。古木無人徑。深山何處鐘。泉聲咽危石。日色冷青松。薄暮空潭曲。安禪制毒龍。

在昔詩教流行，數歲孩童，均能背誦，是知儒釋相通，風騷廣被，相得益彰，捨詩之外，其道末由。嘗觀唐人詩集如李白杜甫莫不有方外交，如贊公，閻邱，最爲有名。韓愈雖闢佛，亦與元惠，澄觀爲友。宋之蘇軾與榮長老，參寥子交契。黃庭堅不獨與悟新，祖元唱和，且皈依廣東詩僧祖心爲弟子。清代詩人錢謙益亦德清禪師之門人也。

## 慧能

慧能乃新興盧氏子，父早亡，賣柴養母。某日送柴至主家，收錢而出，忽聞路上有誦經者，頓時開悟，問客所誦何經，客曰金剛經。因詳問經從何來，知是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五祖宏忍禪師所傳。因下決心尋師受法。得鄉人資助銀元十兩，留與老母安家，向蘄州前進，三十餘日抵東禪寺謁忍大師。師說：「汝是嶺南人，又是獼猴，怎樣學佛」。能說：「人雖有南北，佛性本無南北，獼猴身與和尚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別」。師以爲有理，遂予收容，派以破柴踏碓，教之自看智慧，取自本心般若之性。閱八月，有神秀上座作偈云：

一身是菩提樹。心如明鏡臺。時時勤拂拭。勿使惹塵埃。慧能聽罷，以爲未見本性，因改作：

菩提本無樹。明鏡亦非臺。本來無一物。何處惹塵埃。能向未讀書，更不識寫字，因請江州張別駕爲代書之。忍師看後，潛至碓坊，見能腰石舂米，說道：「求道之人，爲法忘軀，當如是乎？」乃問曰：「米熟也未？」能曰：「米熟久矣，猶欠篩在。」師以杖擊碓三次而去。能會意，是夜三鼓入室。師以袈裟遮圍，不令人見，爲說金剛經至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。能遂大悟。啓師說

何期自性。本自清淨。何期自性。本不生滅。何期自性。本自具足。何期自性。本無動搖。何期自性。能生萬法。

師知能已悟本性，因以衣鉢傳授，是爲六祖。能辭師後，即歸廣州，至法性寺。時印宗方說涅槃經，論風幡之動不能決。能進曰

非風非幡，仁者心動。

一座聞之盡驚，延之上座，與悉奧義。見能言簡理當，不由文字，謂曰「黃梅衣鉢，久聞南來，行者是耶」？能讓謝。乃請衣鉢出示。衆因問黃梅指授。能曰：「指授即無，惟論見性」。乃爲解說不二之法宗契悟。唐高宗儀鳳二年（公元六七九年）正月十五日爲能薙髮，二月八日就智光律師受滿分戒，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，其所演說，惟依般若三昧，令學者頓悟菩提。明年能還曹溪，升堂說法，徒衆如雲。殿前有潭，龍常出沒。能攝受歸鉢中，爲龍說法，龍蛻骨去。骨長七寸，首尾俱具。至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已卯兵火失去。

唐中宗神龍二年詔迎赴闕，能辭疾，願終老林麓，許之。敕改寶林寺爲中興寺，三年仍賜舊居爲國恩寺。開元元年八月三日集衆弟子於國恩寺，齋罷，復說偈已。三更端坐，奄然遷化，（今眞身尚存韶關南華寺）異香滿室，白虹屬地，年七十有六。嗣法者四十三人，行一，曉了最顯。能傳偈語甚多，茲錄其授智常偈：

不見一法存無見。大似浮雲遮日面。不知一法守空知。還如太

虛生閃電。此之知見瞥然興。錯認何曾解方便。汝當一念自知非。自己靈光常顯見。

陳顥菴先生讀能詩，作絕句云「菩提非樹鏡非臺。語語都從妙理來。識字詩翁遍寰宇。幾曾逢得此詩才」。推崇備至，所謂「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」者非耶！

## 卿雲慚愧

唐代廣東尚有詩僧二人，一爲卿雲，陳顥菴先生讀詩絕句詠之云：種蘭挑薺慣江居。不好談禪好讀書。靜寂嶺南詩響日。已傳風雅到經魚。

又駐錫梅州陰那山者爲慚愧，顥菴先生詠之云：

陰那山後野花開。石上題詩掃綠苔。撒手一朝去萬里。峰青水冷首重回。

## 文偃

吾粵佛教自六祖後，宋世盛於雲門，雲門與臨濟、潯仰、曹洞、法眼稱五家宗派。文偃爲雲門宗之初祖，本嘉興張氏子，嗣法雪峰存禪師，南漢主晟皈依之，賜眞禪師之號，乾和七年示寂。（南漢劉晟即位，爲後唐高祖天福八年公元九四三年，年號應乾，未幾改元乾和，在位十五年）至宋太祖乾德四年賜諡大慈雲眞弘明禪師。初參陳尊宿，發明大旨後，造雪峰而益資玄要。因藏器混衆於韶州雲門山靈樹敏禪師，法席居第一。敏將滅度，遺書於廣主，請接踵法席。師嘗有頌曰：

雲門聳峻白雲低。水急游魚不敢棲。入門已知來見解。何煩再舉轆（車所踐也）中泥。

文偃繼六祖之後，宏揚大德，啓日後之天然開山，皆足以代表一時代之佛教，同爲粵東僧史之重要人物。故陳顥菴先生有句云：「得幸雪峰時執拂。不窮靈樹有傳燈。雲門山下雲門水。後世幾忘作頌僧」。

## 祖心

宋代詩僧祖心，號晦堂，南雄始興鄔氏，一作郭氏。爲儒生有聲年十九而目盲，父母許以出家，忽復明。乃往依龍山寺惠全，雖在僧

（下轉第四十頁）

# 論曹操焚暗通之書

林宏澤

據三國演義第三十回載：袁紹妄興大兵，望官渡進發，而置田豐、沮授之忠言於不顧，又從逢紀、審配之譖，致謀臣許攸、主將張郃、高覽等逕投曹操。

事出倉促，但於操有利，操乃以許攸爲之謀，以張、高統之兵以劫紹營，又有荀攸爲之輔以斷其後。紹軍喪失士氣，兵無鬥志，四散奔走，遂大潰。操又令四將，引軍追紹。紹急渡河，盡棄圖書、車仗、金帛而去。

操軍追之不及，盡獲遺物。所得金寶綬疋，賞給軍士。於圖書中檢出書信一束，爲操營中人與紹暗通之書。左右告操曰：「可逐一對姓名，收而殺之。」操曰：「當紹之強，孤亦不能自保，況他人乎？」命焚之，使不再問。

袁紹爲保其身，而棄切要文書，由此可知紹之爲將矣！今且不言袁紹棄書之事，而論曹操焚書之理。

人皆以爲操必因一時之勝，喜極而寬厚所有暗通之士，吾曰「不然」。夫以操之奸，必不因勝而喜，因敗而憂，明也。況紹身未亡，其軍猶家，操豈不懼其軍中之人，復與袁紹暗通，而有所作爲哉？且以操之詭計多端，爲事之密，其所以焚暗通之書者，必有謀矣！

時曹袁雙方，論軍之衆、地之廣、糧之多，袁紹無不居於優勢。是以操軍爲此憂者多矣！非暗結袁紹，難保其全。「當紹之強，孤亦不能自保，況他人乎？」操已有自知之明久矣！紹既敗績，此諸人必自絕於紹，而轉忠於操矣！

若操逐一對姓名，收而殺之，則軍中智勇之士，必亡其大半，此豈非自取禍哉？昔穆公告孟子曰「誅之，則不可勝誅。」吾料操當時必思及此矣！

操既不究以往，故徹焚暗通之書，則此諸人必因操之寬宏大度，而思圖報，滅袁之事，有何難乎？

由上觀之，操之此舉，熟習事理，通達人情，故能當機立斷，免去後禍，誠非常人之可與比也。後人以操因喜而焚暗通之書，豈非大惑者乎？

(接上三十一頁)

舍，常勤俗學，衆中推其多能。初謁雲峰文悅，悅孤硬難入，見師慰誨接納，師乃決志皈依。三載後往依黃蘗惠南，居四年，又辭而上雲峰，會悅謝世，就止石霜，無所參決。因閱傳燈錄有悟，歸禮黃蘗，方展坐具，南公曰汝入吾室矣，師即應曰大事本來如此，和尚何用教人，有話下語，百計搜尋。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，究尋到無用心處，自見自肯，是吾埋沒汝也。師從容游泳，陸沉於衆，時往諮決雲門語句。南公曰知是般事便休，安用許多工夫。師曰不然，但有纖芥疑在，不到無學，如何得七縱八橫，天迴地轉。南公肯之。已而往謁翠巖可眞，眞貶剝諸方，號爲眞點胸：見師即云禪客從黃蘗師兄處來，未見有地頭，這箇嶺南子却有地頭，汝能久住，亦不孤負汝師。依止二年，翠巖沒後乃歸黃蘗，南公分座，令接後來。及南公入滅，僧俗請師繼坐道場；化俗談眞，重規疊矩，四方歸仰，不減南公時也。師雅尚眞率，不樂從事於務，五求解去，乃得謝事閒居，而學者益親。至於本色導人，參承諮決，鑪鞴錘椎，厥功妙密。故其所得法子，冠映四海，雖博通內外，而指人甚要。直以見性爲宗，而隨方啓迪，故撫內外書之要旨徵結開示，使人因所服習，克已自觀，悟則同歸，歸則無教。緒方嘗師不當以外書揉佛說。師曰若不見性，則祖佛密語，盡成外書，若見性則魔說狐禪皆爲密語。四十年間士大夫聞其風而開發者甚衆，豫章黃庭堅承記前爲弟子者也。(佛家作詩曰偈，作文曰前)師住持黃龍山十有二年，退居菴頭二十餘年，宗哲宗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而沒，在世七十六年，生五十有五夏賜紫衣，親賢徐王之請也，號寶覺大師，駙馬都尉玉清說了請也。

容齋詩話：「黃龍心禪師初謁雲峯，三年，依黃蔚南無所得，試閱傳燈錄，王僧問多福，曰如何是多福一叢竹，曰一莖兩莖斜，三莖回莖曲，頓覺省悟。」粵東的海錄師退黃龍院作：

不住唐朝寺。閒爲宋地僧。生涯三事衲。故舊一枝藤。乞食隨緣過。逢山任意登，相逢莫相笑。不是嶺南能。

陳顯菴先生讀師絕句云「生涯一衲日枝藤。出自雲峯未了燈。僧問如何是多福，莖斜莖曲竹層層。八萬四千安樂法。元無祕密可伽陀。」(借范成大句)縱橫迴轉皆開朗，心海神龍變化多。見性爲宗一個僧。點胸獨笑嶺南能。狐禪魔說眞如合。面目原來未可憎。